

钟情于文学的外交官王殊

第 1671 号 本期八版 2017 年 7 月 10 日 星期一

阅读前沿

陈子善 — 『苦雨斋小书』两种
乔丽华 — 抗世者的书写
张苗凤 — 历史、大数据和政治
姚颖 — 世界总体向好

每周一书



《头版：(纽约时报)内部解密与新闻业的未来》

[美]戴维·福尔肯弗里克编
赵奕译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
定价：39 元

《纽约时报》是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权威媒体，本书讲述了该报“头版”新闻诞生背后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，涉及采访背后的运作、媒体资金的获取渠道、与其他新媒体的合作模式、新闻的成形过程等内幕，并由此串联起一些深刻影响新闻业格局的大事件，比如维基解密的出现、全球各地聚合网的发展等，并对其进行了深刻解析。同时，面对当下新媒体变革的时代背景，《纽约时报》应对困境的方式也颇具示范意义，本书探讨了传统媒体如何主动应对新的变化，如何在“越新越好”的诉求中坚守对新闻的分析、过滤和深度，而新媒体又应如何发展，以持续做出优质新闻。

读书人别把头脑外包给机器

本报记者朱自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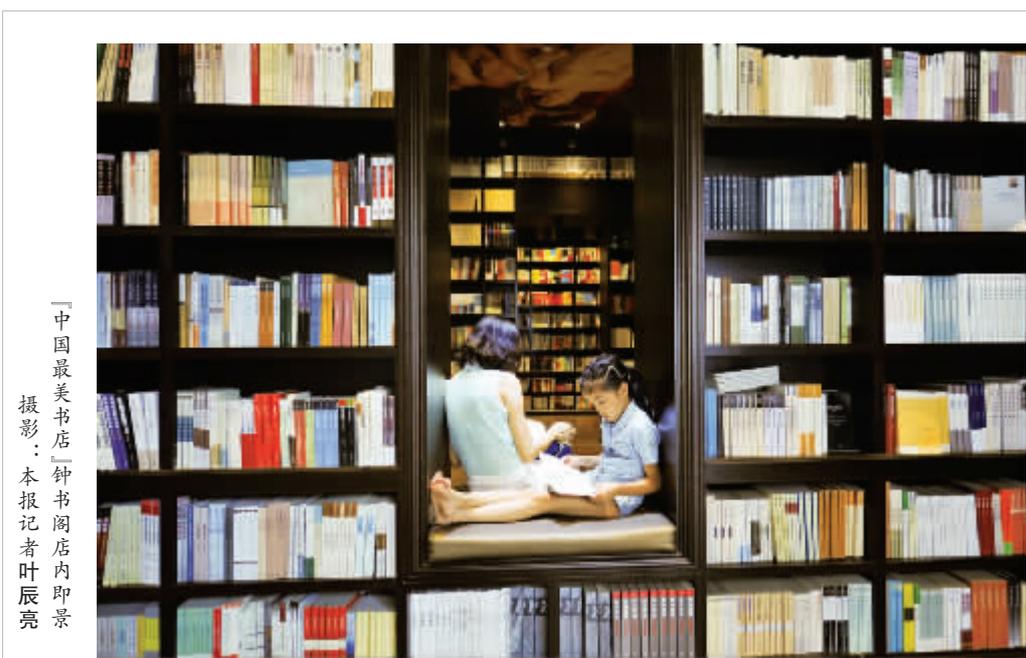
移动互联网环境下，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方式有何改变，我们的阅读方式和心态会有何变化？我们在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信息便捷的同时，该如何更好地滋养我们的精神世界，创造出更多更美好的事物？移动互联网时代，经典阅读离我们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？日前，复旦大学中文系两位古典文学教授汪涌豪、傅杰在上海思南公馆作了一场“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传统文化与经典阅读”的讲座。

“互联网发展到今天，给我们带来好处是不言而喻的。人人受惠于互联网。”两位学者都肯定了移动互联网对人们生活、对学术研究的便利之处，但同时更着重指出，人们要警惕自己可能已经受到了互联网的负面影响。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、对阅读方式和阅读品位所带来的改变和影响，都不容乐观。“在互联网时代，我们尤其要去遵奉伟大的传统，去阅读经典。”汪涌豪说，“在一个冗余的时代，人们尤其要懂得选择，要有对现实奋身一搏的勇气，不随波逐流。”

互联网便利之弊：学者变得虚骄，学问越来越不值钱

傅杰教授长期在复旦中文系开一门必修课《〈论语〉精读》，后来开了一门选修课，《钱锺书〈管锥编〉选读》。十多年前，每次开课前半年，他就要跟出版社、书店打招呼，请他们进一百本杨伯峻《论语译注》，要不然学生就可能买不到指定参考书，影响上课效果。但现在，互联网上有各种各样电子版《论语》《管锥编》，给教学带来很多方便。

“从学者角度来讲，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就太多了。有学者比喻说，不用互联网的时代就像骑单车，有了互联网就像坐上了高铁，因为你查阅资料的时候方便太多了。”傅杰说，当年文献学家余嘉锡先生写《四库提要辨证》，把《四库提要》里面的错误一条一条指出来。他能做这个学问，一是因为他的学问没得说，绝对是近一百年少有人能及的文献学大师，第二个便利是他故宫博物院的人，他能看到《四库全书》。后



「中国最美书店」钟书阁店内即景
摄影：本报记者叶辰亮



傅杰



汪涌豪

来杭州大学古籍所崔富章先生也写了一本《四库提要补正》，因为他原来在浙江图书馆当副馆长，能看到《四库全书》，别的人看不到了。但是现在，我们查《四库全书》太方便了，电脑一搜就是。结果现代《四库全书》变成了他们指导研究生做论文的时候最害怕的东西，为什么？《四库全书》是清代抄本，而且清人抄的时候有些地方作了改动。所以从版本学来讲，如果有好的版本，这个书一般不是《四库全书》本，需要找更古老、更准确的版本。但现在的文献学学生从硕士到博士，引用资料用的几乎都是《四库全书》版。

傅杰肯定了互联网作为查阅资料的工具给学者带来的巨大裨益。互联网出现后，我们可以很方便地纠正清代很有名学者的错误，甚至可以给钱锺书这样博学的学者做补充。比如王安石有句诗：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，传统研究中一般这样描述：“绿”字本来表

示颜色，王安石在这里用作动词，一下子整个江南岸都绿了，多好等等。而钱锺书在《宋诗选注》里说，唐人早就用“绿”做动词，来形容春天的到来，钱先生举了四个例子。当时一般学者研究宋诗都没钱锺书先生那么解读，就觉得钱先生太令人佩服了。但是现在的人只要从互联网一搜，就可以轻易跳出十几个唐人将“绿”用作动词的例子，比钱先生的例子要多得多。所以说，互联网的好处，一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更丰富的材料，二是甚至可以比前人更有“识见”。

但是坏处也有，有的时候会带来现代学者的“虚骄”。今天有学者说，我们通过互联网掌握的史料可以是吕思勉、陈寅恪这些历史学家的一百倍。问题是，你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？像钱穆这样从小熟读《论语》的学者对孔子的体会，跟没完全读过《论语》，靠互联网搜集材料、中心词

互联网的好处，一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更丰富的材料，二是甚至可以纠正前人的错误。但是坏处也有，有的时候会带来现代学者的“虚骄”。在互联网时代，我们尤其要去遵奉伟大的传统，去阅读经典。

的人相比，做出来的学问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推而广之，不仅研究孔子，任何关于历史的、文学的、哲学的，很多论著都存在这个问题，所以书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厚，但书读起来的味道不够醇厚了。最值得读的还是陈寅恪的书、钱穆的书、钱锺书的书。

傅杰从古典学的角度，对互联网带来的治学风气之弊表达了忧虑。“现在的学者很多已经没耐心看一部完整的书，都是碎片的印象。”今人跟古人很重要的一个区别，是古人读书不容易，要抄、背。宋代伟大的学者朱熹就说过，宋代有了印刷术，得书容易之后，学者就不肯花那些背功、抄功了。到复印机出现的时候，学者的材料占据越来越多，但对材料的消化、融会贯通所下的工夫越来越少。后来互联网出来了，情形更不一样，资料都在互联网上，我们带着一部手机，就可以随便搜索，还可以随便听。（下转第二版）